

李健吾文學評論選

楊絳敬題



宁夏

社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0×113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26千 插页:3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157·163

定 价:1.03元



作者像

(一九八二年四月摄于银川)

序 一

犹如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发见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但是，临到实际，我是说临到价值的决定，一切只是束手无策，尽人心焉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我不得不降心以从，努力来接近对方——一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我也许误入歧途，我也许废话连篇，我也许不免隔靴搔痒。但是，我用我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我必须记住考勒瑞儿对于年轻人的忠告：*it is always unwise to judge of anything by its defects: the first attempt ought to be to discover its excellences.*^①我用心发见对

^① 就缺点来批判任何事物，总是不聪明的；首先是应当努力发现事物的优点。

方好的地方。这不容易，往往因为资质粗陋，最后我倒多是望洋兴叹。

我这样安慰自己：一个人生命有限，与其耗费于无谓的营营，不如用来多读几部作品，既然自己不能制造几部值得一读的作品。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如若经验浅肤，这至少还是我的。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人力有限，我或许中道溃败，株守在我与世无闻的家园。当一切不尽可靠，还有自我不至于滑出体验的核心。

然而，另外一个原因，不如说另外一个反动，是由于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慝，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于是，批评变成私人和字句的指摘，初不知字句属于全盘的和谐，私人有损一己的道德。但是，正相反，我并不打算信口开河，一意用在恭维。莫瑞（Middleton Murry）先生曾经特别叮咛，尤其是在现时，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

用不着谩骂，用不着誉扬，因为临到读书的时节，犹如德·拉·麦尔（Walter de la Mare）诗人所谓，分析一首诗好象把一朵花揉成片片。冷静下头脑去理解，潜下心去体味，然后，实际得到补益的是我，而受到损失的，已然就

是被我咀嚼的作品——那朵每早饮露餐阳的鲜花。

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与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扭当前的现象。他的主子是一切，并非若干抽象原则，然而一切影响他的批评。他接受一切，一切渗透心灵，然后扬簸糠麸，汲取精英，提供一己与人类两相参考。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没有是非可以说服他，摧毁他，除非他承认人类的幸福有所赖于改进。

不幸是一个批评者又有他的限制。若干作家，由于伟大，由于隐晦，由于特殊生活，由于地方色彩，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心性不投，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以外，他虽欲执笔论列，每苦无以应命。尤其是同代作家，无名有名，日新月异，批评者生命无多，不是他的快马所能追及，我们还不谈那些左右爱恶的情感成分，时时出而破坏公平的考虑。钟嵘并不因为贬黜陶渊明而减色，他有他的限制：他是自己的限制。又如机缘凑巧，失之交臂，更是常有的事。

他有自由去选择，他有限制去选择。二者相克相长，形成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对象是文学作品，他以文学的尺度去衡量；这里的表现属于人生，他批评的根据也是人生。人生是浩瀚的，变化的，它的表现是无穷的；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经验中迷失，批评者同样容易在摸索中迷失。作人必须慎重，创造必须慎重，批评同样必须慎重。对象是作品，作品并非目的。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役，一个批评者亦

然：他们全不巴结。

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计较别人的毁誉，他关切的是不言则已，言必有物。

序 二

什么是批评家？

巴尔扎克说是从事于文学和艺术而失败了的人。包朴(Pope)先曾这样讲过，随后狄斯赖里(Disraeli)又这样宣示。不说外国，单从中国举一个例吧，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想想他的兄弟，你就得承认这句话或者定义的十足的力量。然而，同样我们必须明白，这样贬斥批评家的，很少是批评家自己。十九多是受他批评的作家。达拉斯(E.S. Dallas)曾经有趣地撮述道：

“本·琼生(Ben Jonson)把批评家说做补锅的，弄出来的毛病比补的还要多；玻特勒(Butler)说做处决才智的法官和没有权利陪审的屠户；斯提耳(Steele)说做最蠢的生物；司威夫特(Swift)说做狗，鼠，黄蜂，最好也不过是学术界的雄蜂；沈司通(Shenstone)说做驴，自己咬够了葡萄，便教人来修剪；彭斯(Burns)说做名誉之路的打劫的强盗；司考特(Scott)幽默地反映着一般的情绪，说做毛毛虫。”

为什么一个作家那样痛恨一个批评家？为什么把他骂

得那样狠毒，为什么？让我们从头看起。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住恭维一下曹丕。在他那篇虽说简短然而提出种种重要问题的不朽的论文里面，他开首指出建设批评的必要。为什么他要在《典论》之中加进一篇《论文》？为什么“文人相轻”？为什么一个文人指摘另一个文人，就容易不公不允？他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条件，不是别的，一种心理的现象：“自见”和“不自见”。这种心理的现象，到了物质文明的今日，便成为生存、宗派、利害冲突的蓝本。我们不得不放下文学和艺术，甚至于道德，专门来干造谣，攻讦，揭发隐私，和其他“文人相轻”的勾当。曹丕第一次提醒我们，避免这种恶劣的风气，求得一种公允的评断，我们需要一种超然的心灵。他用他当代的文人来试验自己，这些当代的文人又都是他的师友。曹丕的试验是胜利的。他奠定中国批评的基础。如若曹丕诗赋的才分赶不上曹植，至少他批评的才分和他相等。而且，想想他是一国政治的领袖，竟然破除陈见，主张“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想想曹植把辞赋看做“小道”，即或后者自有他的隐忿，我们立刻就会把曹丕推为文学的功臣，甚至于我们要承认他的影响，在某一意义上，比曹植不知道要大出若干倍。

我们尊重天才，因为天才是一种权利。但是，我们自来的错误，在把天才看做诗人的专利。行行有状元，有的给我们留下一句诗，有的给我们留下一个观念，有的给我们留下一件实用的器皿。从前我们把天才看做一种神意，如今我们予以修正，说天才等于忍耐。如若诗和批评是两件事，我们怎么就好冒然加以高下的区别？曹丕的诗赋不如曹植，然而

曹丕自有他永生之道。

于是我们有了批评，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

然而一个人不是一架机器。他有多方面的活动。我们必须允许曹丕写诗，犹如我们承认曹植有他文学的见解。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同意于王尔德的是是非非的议论：“没有批评的官能，就没有艺术的创造。……所有良好的想象的作品，全是自觉的，经过思虑的。……因为创造新鲜形式的，正是这种批评的官能。创造的倾向是重复自己。每一新派的跃起，每一艺术应手的型态，我们全得之于批评的本能。……每一新派出现的时候，全都反对批评，殊不知它之得到它的根源，正仗着这种批评的官能。只仗着创造的本能，我们得不到新东西，得的只是重复”。

这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某一意义上，全是一个批评家。有的是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了不得的批评家。莎士比亚的同戏子谈论的哈姆雷特(Hamlet)，莫里哀的指摘情敌的诗的阿耳塞斯特(Alceste)，都是他们批评官能卓越的活动的证明。这也就是为什么，亨克尔(Huneker)以为：“巴尔扎克是一个优越的批评家，当他把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敬重做一部杰作的时候；同样爱默生(Emerson)是一个优越的批评家，当他给惠特曼(Whitman)写信的时候”。正因为每一个创作家具有经验，甘苦，见解，所以遇到一个批评家过分吹毛求疵的时候，犹如巴尔扎克恨不能够拿钢笔插进圣佩夫的身子。同样，读到沈从文先生最近印行的《废邮存底》，一本发人深省的可爱的小书，我们会遇见这样的话：“有时人会做得出

动人的批评，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但也不能称为懂创作的人”。这话是对的，犹如近代伟大的批评家圣佩夫，几乎把所有同代文豪说个玉石不分。然而，沈从文先生，在他创作之外，也写过一本《涑涑集》（绝版），批评同代的著述。每一个人都有批评的本能，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谓：“他（一个创作家）不必会作批评文字，每一作品在他心中却有一个数目”。这里所谓的“数目”，饶恕我的直率，还只是一种批评的官能，或者官能再加上修养。

唯其人人具有批评的官能，犹如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阵子写诗的热狂，批评之所以成为批评也就越发艰难，而批评家的使命也就越发重大，而其成就也就越发可贵。唯其人是人，不是一尘不染铁面无私的神鬼，创作家必须原谅批评家（一个真正的批评家），而且在可能中，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宇宙的美丽正在无物不备，物物相成相长。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是另一个人的材料，而另一个人和他的制造又将是另一个人的材料。同时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犹如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将有良好的收获和永长的纪念。

所以，假如有一天我是一个批评家，我会告诉自己：

第一，我要学着生活和读书；

第二，我要学着在不懂之中领会；

第三，我要学着在限制之中自由。

同时，假如有一天我是一个创作家，我也要告诉自己：

第一，我要学着生活和读书；

第二，我要学着在不懂之中领会；

第三，我要学着在限制之中自由。

我没有篇幅来解释我自己，让聪明的人各自给各自一个更好的解释，或者纠正。让我们虚下心，低下头，为了学习勇敢，大方，尤其是，为了学习学习。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1
朱大柵的诗	1
《爱情的三部曲》	9
附录：《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巴金）	24
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39
《神·鬼·人》	44
《边 城》	50
《苦 果》	57
《九十九度中》	60
《篱下集》	63
《城下集》	79
《鱼目集》	82
附录：关于《鱼目集》（卞之琳）	96
答《鱼目集》作者	102
关于“你”（卞之琳）	113
《画廊集》	116
《画梦录》	120
《里门拾记》	131

《八月的乡村》	138
叶紫的小说	154
关于现实	169
三个中篇	174
《脱缰的马》(穗青作)	
《遥远的爱》(郁茹作)	
《饥饿的郭素娥》(路翎作)	
陆蠡的散文	186
旧小说的歧途	194
韩昌黎的《画记》	199
曹雪芹的《哭花词》	204
自我和风格	213
个人主义	220
情欲信	223
关于鲁迅	237
《恶之花》	242
序华铃诗	251
记罗淑	256
《中国风》	259
三本书	263
《西川集》(叶圣陶作)	
《湘西》(沈从文作)	
《诗论》(艾青作)	
《诗丛》和《诗刊》	268
《七月诗丛》	
《民歌》	

《新诗歌》

为“诗人节”	273
拉杂说福楼拜	278
读《铺草》	282
维克多·雨果	290
一篇不确切的“前记”	318
《红与黑》里的于连及其他	322
读《法国文学史》上册	328
重读《围城》	331
后 记	334

朱大柵的诗

我想起我们死去的大柵，他几年来总沉默着，而且
沉默到了现在，到了死。

一只美丽的飞鸟，
却沉默地穿入了树荫里边。

——摘录鹤西的《无意》。

对着大柵的旧札，我木然许久；说它们的作者已然弃世，而且就要下土，真是令人将信将疑，感到人世的无常。奇怪的是我只有他三封信，而且是从一大堆的旧信中间搜检出来的，然而若干年的交谊，只落下三封信，实在令人怅惘已极。两封信是一九二七年的，一封信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报告他到了南京。在这三封信中，我最珍护三月三日那一封，薄薄两页，中间对于我的某篇小说有非常真挚的意见：

“你写文章的取材极好，不平凡，不琐碎；又特别注重心理方面的描写，不浅浮，不粗疏；结构布局也很好，不草率，不平行。这是我和先艾极端佩服你的地方。总之，你能够重视一般作者所忽视的，然而一般时髦的作者所重视的，你便忽略过去。他们重视的地方只

是几句漂亮的对话，不客气的说，你的作品的对话(dialogue)的确不很漂亮。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各方面的技术都美满的作者。我希望你注意一点。”

在这封信里，他赠我多少友谊的鼓舞和友谊的劝勉呢？我没有给他写过那样一封信。我记得很清楚。我向来把他敬做半师。《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写成了，我第一个念给他听；我差不多强迫他在听，他的屋内仿佛还有朋友。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他诗文的批评；他不屑于。他用不着人们的浮夸，他把真理藏在自己的心里。他轻易不宣示出来。他埋起自己，而且埋在一个阴沉的角落；没有人奉上他的功值，他也不斤斤于有无。他有他的癖性，在这上面没有人可以尾随，而且他有他的经验和贫苦，而且他能够忍受物质的或者肉体的痛苦，只有那精神的痛苦他唱出来，唱给他自己，唱给寥寥的同情者。

这或许出乎他的意外，如今轮到我来谈他。他已然去世，我又象强迫他在听——听一个老友的唠叨，连声唯唯否否也不能为自己回辩。这不是逝者的悲剧吗？沉默地听着人世的纷呶。实际那一个人知道别人比知道自己多呢？敌友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人浮面环境的反应。至于内心灵魂的变迁，只有自我感到，而且十九难以出口。我们责难一个人，因为我们不能或者不肯了解他的苦衷，或者了解而不原谅。所以只有大柵配谈大柵，外人见到的多半是些抽象名词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我相信的，就是他会欢喜而且耐心听我谈论；甚至于我谈入歧途，他仍然宽容地沉默着。我并不是说他生前不喜辩论；他嗜好辩论，但是题旨必须和他无涉。这